

# “钱博士”布威纳的中国情缘

高鼻梁蓝眼睛的布威纳出生于德国慕尼黑,却对中国清代的钱币情有独钟。为了能够对这些古钱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,他宁愿远离故土和亲人长期旅居东方,40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在一般人眼中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。

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因研究清钱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,在清钱的年代与版别鉴定方面是当之无愧的权威,无论拥有的文献资料,还是收集的钱币实物,从质到量均无人能望其项背。更为难得的是布威纳几十年焚膏继晷的孜孜以求纯属个人行为。为了维持生存和开展研究,他当过教师,干过记者,担任过图书馆的部门负责人。在没有任何机构和团体提供经济资助的情况下,他宁愿倾其所有奔走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、博物馆及钱币市场,多方搜集缺失的资料和珍稀的钱币。

## 古朴的青铜器打动了年幼的布威纳

第一次在博物馆中看到了青铜器,布威纳还是个未脱稚气的中学生。典雅大气的造型,精美别致的纹饰,富有神秘感的铭文,这些来自中国的古朴器皿,令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。一种强烈的敬畏感油然而生:“有着如此高超铸造技术的古老国度,必定是

个伟大的国家!将来我一定要研究中国的东西,还要娶个中国姑娘做太太!”

考入慕尼黑大学后,对中国情有独钟的他以汉学为主修目标,攻读博士学位时则选清朝钱币作研究对象。他认为清钱制作技艺精湛,堪称中国古钱币中的上品,可惜缺少科学系统的权威性研究,自己应该来填补这一空白。

导师对他的选择颇不以为然——别看钱币不大,其中蕴涵的学问却不可小觑。对一个德国学子而言,研究东方古国有着近300年历史的清王朝钱币,且不说相关资料之匮乏难觅,仅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和思想文化上的隔膜,就是难以逾越的沟壑。

导师的顾虑言之有理,却没能让布威纳因此而改变初衷。他是个认准目标矢志不渝的人,先用3年时间集中精力攻读汉语,有了一定基础后便找来《清钱通考》、《制钱通考》等书籍精心研读。清朝乃满族人中原建立的政权,钱币上除汉字外还刻有满文,有些相关书籍就是由满文撰写的,为此他又下功夫研习满文。当年集藏和研究中国古钱币的以日本学者为多,出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资料比中国还要丰富,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料,他又再接再厉攻下了日文。

研究古钱仅靠文献资料不过是隔靴搔痒,必须有实物参照才能深入开展。为了得到与清钱近距离接触的机会,布威纳决心前往中国留学。

## 上世纪60年代,他来到复旦当老师

上世纪60年代,中国与西方基本处于隔绝状态,彼此间存有相当多的误解和成见。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,布威纳终于盼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电

报,不过不是邀请他前往留学,而是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复旦大学德语教师的职位。虽然是个与自己的研究全然不相关的工作,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,并迫不及待地踏上了陌生的旅程。

虽然教学并不是理想中的职业,布威纳却是一位恪尽职守,循循善诱的好教师,很快就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。教学相长的同时,他也没有懈怠自己的“功课”,业余时间不是去图书馆查找资料,就是到旧货市场和古董店去寻觅古钱币。

可惜好景不长,一场来势汹汹的“文革”令中国内地变得动荡不安起来,无书可教的他只好前往香港,并且至今在香港定居。

前往香港虽说是无奈之举,对布威纳而言,却无疑是找到了一块福地。在这里,他不仅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缘,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清钱研究的深入,还得以与自己生命中的“另一半”——一位华裔姑娘相识并缔结良缘。

清朝鼓铸钱币的过程颇为复杂,通常春秋两季为铸钱时节,各省开炉铸钱时,户部的宝泉局先雕刻一枚祖钱,然后用祖钱铸出百余枚母钱,再用母钱铸出制钱,一式三款交由各省钱局,依照标准铸造市面上流通的铜钱。把几十年间铸造的这么多钱币搜集到一起已不是易事,再上下求索、左右印证地将它们作出分门别类的系统排列,找出本末之序更是件艰苦卓绝的工作。布威纳决意做成这件事。

## 40余年磨一剑,出版却成为难题

1974年2月,布威纳历时16载完成的研究成果《清钱编年谱·至雍正王朝》在慕尼黑大学通过了论文答辩,布威纳

被授予博士学位。同样是学汉学,选择其它研究目标的同学只需三四年就轻轻松松攻下了博士学位,他却为此足足用去了16年时间,远离故土和亲人也无怨无悔。

该书问世后受到各国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。

布威纳并没有满足,决心继续乾隆以后各时期的钱币研究整理工作,搜寻并填补钱币的“缺环”,完成整个清代钱币的编年谱。本以为其余部分再花几年工夫即可完成,没想到这一干又是30年。

研读了大量文献之后,他发现当时的官员们并不是很负责任地记载相关资料,《文献通考》仿佛是经过过滤的,钱币的铸造方法以及钱局的运作方式均没有记载,史料只表明这一年应该开支多少、赋税是多少,却没有交代这些“应该”是不是付诸了实施。

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呢?为了进一步考证,他前往哈佛等许多地方查找答案均无功而返。中国的钱币专家也给不出准确的答案,明明光绪年间全国各地共有29个钱局,史料上有记载的却只有25个。

为了掌握最真实、最全面的清朝制钱资料,布威纳前往保管清宫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,请求协助查找朝廷制钱方面的年报。档案馆的目录中查不到有这样的文件存世,工作人员据实相告:“根本没有你要的这种文件。”

他却不死心,坚信不可能没有,只是他们没有找到而已。为此,20多年来他坚持每年一次前来探询,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也不气馁。直到档案馆清理库房时,发现了一批落满尘埃的《内阁汉文题本户科货币类》,才有人惊呼:“这不就是那个德国人要找的资料嘛!”

得到这批包括2838种文

献,计43742页的清朝机密文件的微缩胶卷后,为将其还原成可以阅读的文献,布威纳和太太两人整整用了一年时间。认真研读这些来自宫内的第一手文献,他掌握了清政府诸年铸钱的实际数据,发现与《文献通考》所载数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

历时30载,布威纳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二部专著。这本书将与他的第一本书合并成《清钱编年谱全集》。

当初,他决定研究清代古钱币时,在德国学术界被几个学科推来推去,人们说不清他的研究该归属于汉学、经济学,还是考古学。《清钱编年谱全集》终于大功告成后,同样的尴尬再次出现了。为了筹措出版资金,他找过大学,找过银行,也找过学术机构。中国人说他应该向德国申请,德国人则认为他做的是有关中国的研究,经费当然要由中国负责……

## 太太是布威纳的坚强后盾

从特定角度讲,布威纳可谓“爱钱如命”,遇到珍稀的钱币不惜倾囊相求。爱钱者却不贪财,而是一位真正以学问为重,不汲汲于一时之名利的学者。几十年来,他早已成为清钱收藏的集大成者,若肯出让部分藏品,汽车楼房均不在话下,可他坚持只买不卖,用太太的话说就是“专做蚀本生意”。

谈起太太,前面说过,布威纳到东方来,早就有个中国姑娘的愿望。寻寻觅觅,多年未能如愿。后来迁居到了中国香港,香港交通发达,来往人多,他得以认识旅日华人富商的女儿蔡逸美。婚后,原来是父母掌上明珠的蔡逸美既要做生意赚钱养家又要打理家事,还要帮助丈夫寻觅资助,确实生活

得十分辛苦。但是,她却无怨无悔:“我有自己的决定,我的决定就是支持他。同时,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支持他的工作,毕竟他为中国的钱币研究做了这么多!”

她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生活在香港那样高消费的城市,他们一直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,也没有自己的汽车。可是,为了购买研究资料和搜集古钱币,需要再多的钱她也从不吝惜。

一次,拍卖行拍卖一枚中国的古钱币,这种钱币全世界总共只存有三枚,两枚都收藏在博物馆中。价位一路攀升到10万时,原本志在必得的布威纳迟疑着不敢再将手中的牌子举起来,身边的太太见状毫不犹豫地帮他一次又一次地举起牌子,最终以13.5万元得手。事后有人愿出双倍的价钱购买,他们却不为所动。

更为难得的是,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夫妇,还资助了广西贫困山区的2000名学生,每年都要筹款为他们支付学费。信奉“给他们鱼不如教会他们钓鱼”的布威纳,还亲临那里考察山区土壤,希望能帮助当地农民推广适宜的经济作物,借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。

布威纳是个中国通,对中国充满感情,特别喜欢吃鱼香肉丝和山东大馒头。对中国社会上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,他却不肯姑息。有些人著书立说时用《清钱编年谱·至雍正王朝》作参考,甚至大量抄袭其中内容,却没有人肯注明出处或表达谢意,欠缺对学者及其著作权的尊重,这种行为遭到他的严词斥责。

抨击这些社会不良现象时,他很理直气壮:“做中国人是我自找的,所以我有权比你们更痛心!”

朱晴/文 据《炎黄世界》

# 花心男杀妻后伪造自杀现场

门,然而门没有撬开。

当他们把门撬开后,只见女主人双眼紧闭,仰倒在血泊中,地上是一大摊血。一床沾满了血迹的被套只盖住了女人的下半身。看到这一切,黄自平号啕大哭起来……

不一会儿,死者的父母赶来了。只见女儿浑身是血,被已哭成泪人的女婿搂着。黄自平抹了把眼泪,断断续续的哭诉中,介绍了事情经过:“小军今天回来晚了,她就吵他,我这两天也和她怄气,和小军在楼上睡。半夜,她把小军喊下楼,把他脑袋上打了个洞。我看小军满头是血,就领他去医生家包扎,回来时就发现门反锁了。我到邻居家借了梯子从楼顶翻进屋,就看到了这个情况。”

就在死者的妹夫刚开始准备打扫时,死者远在广东的弟弟忽然打来了电话:“我姐的死,很蹊跷,你们保护好现场,屋里什么东西都不要动。”接着,他报通了丹江口警方的报案电话。

6时40分,丹江口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,其姐姐忽然死在家中,但头部有伤,怀疑不是自杀,请求调查。

## 警方锁定死者丈夫有重大嫌疑

警方侦查发现,37岁的死者何萍浑身是血地躺在一楼卧室的席梦思床垫上,地面还有一大摊喷溅血迹;墙面、柜门上血迹斑斑;墙角还有一把沾满了血的铁锤。此外,还有一个裁纸刀也扔在了离铁锤不远处,

也沾满了血……

当办案民警找到黄自平调查时,他竟编造了一幕妻子“畏罪自杀”的荒唐故事——

这几天,夫妇二人因琐事吵架,当晚,他和儿子睡在二楼。到了半夜,妻子将儿子喊下楼梯,把儿子头部打了一个洞。黄自平见状,连夜带儿子到卫生所救治。当儿子打完吊瓶,他和弟弟及儿子回到自己家中时,因打不开门,就向邻居借来梯子,翻墙进屋后,就发现妻子已死在家中。

调查中,警方又询问了小军。小军说,那天他去外婆家,回家晚了,母亲吵了自己。母亲半夜又把自己从二楼的床上喊起来,用镰刀将自己头部砍破。父亲发现后,便把他送到卫生所包扎并打吊针。清晨回家,他们发现门打不开,父亲只好从梯子翻进去,这时发现母亲已死在家中。警方随后又通过调查黄自平的弟弟,以及村医杨林,他们的说法也是这样。

有着丰富刑侦经验的侦查员从现场及案发情况判断,此案迷雾重重,远没有黄自平所说的那么简单。如果是自杀,那么死者头部多处钝器创伤是如何形成的?还有,她自杀原因真的是因为孩子回家晚了想不通而自杀?这对于下午还在山上采茶辛勤劳作的女人来说,这样的理由又似乎有些太牵强!

侦查员决定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检查仔细勘验,去伪存真。经查,37岁的死者何萍颅脑损伤及机械性窒息导致死亡,系他杀。

科学最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!经对尸体解剖发现,死者系被他用钝器多次打击头部,致头皮、脑组织挫伤,蛛网膜下腔出血,颅脑机能障碍,失血性休克,又因他人捂口鼻致机械性窒息加速其死亡。

随后,刑侦大队会同土关垭派出所迅速组成侦破专班,展开案件侦破。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、走访调查,很快锁定死者的丈夫黄自平有重大作案嫌疑。

民警当即即将黄自平控制并展开审讯。然而,黄自平矢口否认杀害妻子,并狡辩妻子系自杀。警方与其斗智斗勇,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之下,犯罪嫌疑人黄自平知道自己难圆其说,最终向公安机关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。

## 杀妻后,他用尖刀戳伤儿子

案发当晚9时许,黄自平卖完茶叶在别人家中吃过饭后,回到家中。何萍穿着秋衣秋裤正坐在床上看电视,她质问丈夫道:“你咋回来这么晚?”“我在别人家吃饭。”

何萍一听就火了:“我就知道你在外吃饭香。家里的饭不好吃。”何萍话中有话,黄自平顿时生气起来。接着,何萍开始唠叨着,数落丈夫不该到外面寻吃寻喝。

忽然,怒火中烧的黄自平吼道:“你他妈真是无聊死了!”听到丈夫在骂自己,何萍抽出手来就朝丈夫脸上扇了一巴掌,黄自平也不示弱,回了一巴掌,随后又上前抓住妻子将其掀翻在地。

何萍这时下意识地喊了儿子的名字。“小军”一句还没喊完,黄自平已抓住她的头发朝地上猛磕了两下,磕第一下,何萍喊了一声:“妈呀”;当磕第二下,她已喊不出声了,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了。楼下的动静惊动了二楼睡觉的小军。12岁的小军估计是爸爸在打妈妈,连忙穿好衣服下楼,但被父亲责令上楼睡觉。

这时,何萍头部开始流血,黄自平见此,就索性坐在床上休息起来,以便恢复自己体力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,他看见妻子渐渐醒过来了,准备想爬起来但没爬起来。黄自平又到自家堂屋隔墙上拿了一把铁锤子,朝其头部使劲锤了两三下。见妻子仍在动,他又拿起锤子朝其头部又一阵猛砸。一下、两下……到底砸了多少下,他自己也记不清楚。为了让妻子死得更快些,黄自平又下毒用手裁纸刀将妻手腕动脉血管割破,用被套捂其面部致其死亡。

过了一会,黄自平把儿子小军喊到自己跟前,说:“我把你妈打死了,我马上把你头打流血。明天警察来问你时,你就说是你妈打的,不然,警察把我抓走了,以后就没有人照顾你了。”小军听后,痛哭着跑上楼。

凌晨4时30分许,黄自平在屋内找到一把水果刀,用刀尖照着小军的头上戳去。第一刀,黄自平有些心虚,没有戳出血来;第二刀,他狠下心戳去,儿子头上出血了。紧接着,他把卧室门反锁后,又将大门也锁住,领着儿子到村医杨林家包扎伤口。

随后,黄自平把儿子安排在弟弟家。

## 悲惨悬案缘于心

何萍的死,不禁让人们产生了些许怀疑:夫妻二人当晚真的是为家庭琐事,而使黄自平下毒手杀自己的妻子吗?

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11年前,黄自平与妻子结为夫妇。二人勤扒苦做,日子一天天好起来,不仅盖起了三层楼房,家中也有了数万元积蓄。这样的日子在农村,让很多人眼红起来。他们应该满足了。

可是熟知他们的人都说,二人家庭生活不和谐。黄自平性格内向,面对心直口快又爱唠叨的妻子,双方难免为一些生活琐事而发生争吵。但是真正影响他们夫妻感情的是缘于10年前及后来在黄自平身上发生的风流事。

10年前,何萍曾到广州打工。在家不甘寂寞的丈夫与外面的女子有了沾染,渐渐在村上传开。何萍打工回来听说后气恨交加,将此事一直搁在心上。随后,黄自平又在外面拈花惹草,被妻子察觉。

此后,何萍便失去了对丈夫的信任,疑心也渐渐重起来。每当黄自平回家晚时,她忽然感到恐惧、焦躁不安,不由得猜想丈夫是否在外鬼混。不仅如此,何萍总要刨根问底,追问丈夫到了什么地方。为此,黄自平怀恨在心,便最终酿成了这起杀妻惨案。(除犯罪嫌疑人黄自平,其余为化名。)

朱江 程敏 李康

## 女主人仰倒在血泊中

2009年3月22日早晨,带儿子看过医生后,黄自平叫上弟弟来自己家中。然而,原本一大早就该起床的妻子,此时却不见人影,大门紧闭,兄弟俩进不了屋。

随后,黄自平从邻居家借来梯子,顺着山墙边用梯子爬上二楼的小台子上,又用梯子上上房屋顶。接着,他从屋顶天窗钻进屋内,将大门打开。

这时,村医杨林也来到他家。随后,黄自平用脚猛踹卧室